

T 5424 / 3221

14



于危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聲也第未精  
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為帝王以天下相  
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秘言者則此言自元  
發亦自元歸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  
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  
而合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元非其心至今在  
也夫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下此而或  
不以講學為自孟子後此學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  
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  
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  
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  
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  
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  
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  
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  
者不察徯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揚華我賢夫子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成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己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侯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于佛佛西域人也。以中國而從西域之教，則春



秋嚴莖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夏大防然學術始  
于人心。關於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  
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  
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  
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  
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  
侯楊君愛是書。剗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  
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為桑梓喜。  
昔明道為鄜。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  
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為明道。故不辭不  
斐而為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  
欲為宗。近裏著己。其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  
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  
西銘之旨。驕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尠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卽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網舉目張星列

碁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執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元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執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曰恐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恐齧鯁之牛，不屑嘍蹠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為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為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為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為性，是專以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卽具於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為主，則卽視卽明，卽聞卽聰，卽執捉卽恭，卽運奔卽重，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為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為。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於世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於禍世，辨可不



嚴乎哉。至於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若有待於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之講學於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道，毋惑異說，則异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錄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大旨。堯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聞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為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為經綸為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陽明井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可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位。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錄出彼元虛支離之說見現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口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為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解

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

已一曰舍者誰舍克者誰克

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非真已則已

病已病而不砭則為仁由已謂何此憲周張

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

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

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

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

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豈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且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為之乎。砭己

者砭己之己也。砭己之己而後真己見。真己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意是不然。蓋己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揔之。皆為己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晉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己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  
少。乏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  
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  
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  
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  
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  
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  
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  
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  
遊稿蓋用以識不怠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  
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  
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  
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  
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  
天下也。則遊宮墻祭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為大幸，亦淺乎覩矣。况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狗迹之見也。

### 學翼序

講學第一要令人啓信。夫以不信學之人而與之言，身心性命其能有入乎？故必啓信而後可與言也。夫既信矣，則是者固多而非者亦不少。使不防忌，則一傳衆咻，將不免方信而忽疑矣。

故啓信之後，又當防忌。既防忌矣，則搖奪者少，而其信必堅。前途皆坦途矣。使不正趨，則佛老之說得混其中，恐又愈信而反愈遠。故防忌之後，又當正趨，使趨正矣。粹然一稟於吾儒而二氏之說一毫不能雜。學問可謂至真至正矣。使不明源，則道理之源頭未透。縱下功夫，不合本體，不過支離口耳之學耳。故正趨之後，又當明源，使源明矣。聖學之根宗徹矣。若不勵功，則雖有所窺，總屬虛見。其何以盡性而至命？故明源



之後又當勵功使勵功矣即翹然自足曰吾益  
矣吾生平學問至此亦可以止矣又不幾於為  
山而未成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乎道體無  
窮功夫亦無盡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也  
故勵功之後又以詣極終焉余兵標此六目而  
各採宋元及我明諸儒粹言以實之總題曰學  
翼凡我同志尚潛心於斯云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自  
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  
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  
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  
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  
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  
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  
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百云耳一  
日為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  
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無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唯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聞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指爲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乘序



萬歷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祀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天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緝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緝視之重余不肖之非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為文具矣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至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天為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此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齊哉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為詩文。而顯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

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交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為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為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為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為二。彼蓋徒知以切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  
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  
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  
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佞晏昔楊  
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  
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  
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  
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  
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  
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  
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  
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  
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  
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營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  
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  
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  
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為奇而溺志異端  
者又借虛無以為高兩家遁勝而孔鐸絕響識  
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  
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  
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為大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  
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  
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  
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  
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  
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  
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  
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  
道先生之功頃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  
久幾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  
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  
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竒蓋先生一念  
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  
豈多僂先生物河東曹真子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  
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  
之又安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  
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  
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而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與于為令甲舉宋儒所  
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明國朝為乾坤一  
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明真儒蔚起而正嘉  
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允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躬行心得中流出最  
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一止蒙竝傳不朽者其  
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締敝一墨淪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  
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  
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  
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  
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  
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  
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  
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  
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權稅善政覩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之毋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 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錄業已家傳戶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為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叅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



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為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  
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旨以主敬為功夫誠  
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  
為觴重修以白沙陽明為觴重悟不知離悟言  
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  
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  
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  
第不至如世儒之談元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  
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元說空也若白沙

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  
顛顛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  
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  
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為鄉愿離修言  
悟者其流弊為異端其為學術之患不小余為  
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為之論著若此昔與先  
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  
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  
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證其學得之。允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著。至摛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荅篋應猗歟盛矣。蓋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率不振識者恨之。迨我國朝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履任首謁先師至學宮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照如日星是周家以農

事開國我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歷公奉命代狩加意斯文微獨表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且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今甲負我公倦倦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



平張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于公公爲之開闢衿疑反覆忘倦人人聞之如醢雞茨覆飲河克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爲宗已得欄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奧妙本體功夫入明



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脈具是矣寧有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而又爲吾道幸余又安能贊一辭第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辱教悻悻之意者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sup>趙</sup>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成周以來歷代建<sup>都</sup>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統志遵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當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

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它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



不敢書于心終歎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  
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  
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廕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  
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  
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  
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  
流也故倣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  
實錄第今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

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鬪靡爲也載筆同  
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  
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庶庶無能爲後殊  
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邁茲盛舉聿觀厥成  
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  
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  
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  
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  
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其字真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搜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即里閭亦罕知之。况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

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思，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汶上人。庚戌進士。

###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言曰關中自橫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  
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  
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李明校正蒙例離為四  
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摠題曰越中述傳而  
屬余為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  
今離而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  
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為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  
無志汝為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  
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意  
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後可為聖賢人  
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而後不  
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  
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  
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赤子入井則  
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  
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  
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  
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決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焉。此錄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物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齟齬而陽谷公力為卵翼，卒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稿，仍勾天臺廬山為元晏，嗚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况施恩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收况姪之于伯父哉。在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  
知而在輓近世寔大有裨乎風化矣。有孫四而  
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  
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  
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  
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  
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  
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  
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  
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  
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  
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  
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  
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  
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為偽以肆為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實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



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文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為。頃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為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徒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為義之徒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為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為學之講也。講學者益

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為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為鄉閭式。吾郡殷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  
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  
妬能之病其善七嗚呼先生斯錄其有功于世  
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  
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辟之草木吾臭  
味也因漫題于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蕞爾巖邑其寺宇多則  
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

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又  
何恠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  
儒何取虛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  
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  
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  
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  
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  
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  
求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現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惡庸駢指爲余曰學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元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常布亦可登

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正爲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萃筆彭蠡濼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鄒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臯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良知似各立門戶不知於復性之旨何居蓋人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以性善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至於魚兔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戶之可言乎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戶而偕之

天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卻道窾得未曾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



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之佳耦而胡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之佳耦而又胡以死爲也比余倡諸士大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

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人心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搯擊今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歿，惟知有歿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真乎？其真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歿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真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真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真心也。而安得以偽目之？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啟鄙，夫寬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爲真，而以聞風興起者爲偽也。夫表揚歿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爲偽，則歿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歿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楊材彙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錄。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爲之說曰：表揚歿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  
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  
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歟  
哉嗚呼讀此錄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  
非夫也

###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卽嗜  
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卽有風人之致余喜而  
從史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卽鍵戶發憤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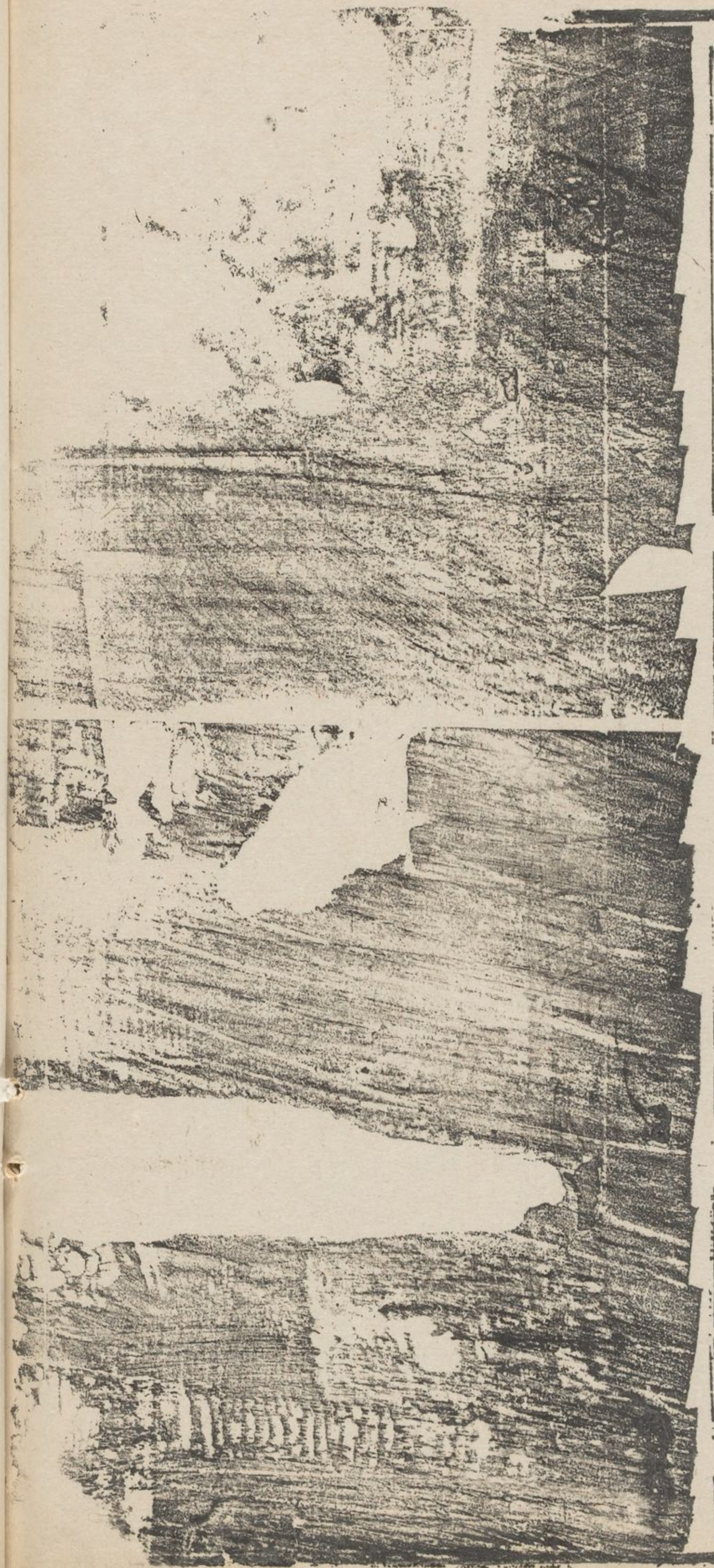
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  
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人堂  
室矣爲漢魏則漢魏爲盛唐則盛唐而絕無纖  
巧脂粉掇拾餽飭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  
同里閉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卽相與相與  
卽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  
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爲變也由今思  
昔可發一咲吾關中爲橫渠先生之鄉余于聖  
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說詩者，不過以為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說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其精微奧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

其臭亦與之俱化也。他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由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各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一丁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歷乎明禁示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之又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Blank spac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table or list structure.



